黄河走笔

编者按

黄河，无疑是中国一个最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她孕育了中华文明，养育了中华民族，中国几千年来的兴衰荣辱，几乎都与之息息相关。

在当前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面临着民族心理重构、文化与灵魂再造的时代课题，而对于黄河文化的梳理、思考与观照，当是这一课题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为一名生活在黄河入海口山东的作家，黄河始终是张中海关注的对象，为黄河立传，很多年来一直是他的梦想。自1995年以来，张中海从黄河口溯源而上、又顺流而下，反复考察研究，历20年之久，终于写成了一部《黄河传》，并于2021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这部书中，张中海顺着河流、时间与自己意识流的方向，纵横交叉，时开时阖，从黄河源头开始，沿着黄河所流经的省份、地段，包括历史上的黄河故道，伴着两岸的名胜古迹、人物、动植物……带着读者进入了历史文化的长河。

在他的笔下，时而是广角镜头的全景展现，时而是特写镜头的细部描摹（这在很大程度上让本书避免了步入宏大叙事容易落入的新假大空窠臼），书中所涉及的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水文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治水学等知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往往令读者大开眼界。

不仅如此，书中很多具有文化分析、现代性思考以及哲学阐释的篇章，以文化思想的深度提升了《黄河传》的境界；而那些闪耀着诗性灵光的段落，则让智慧与诗魂在《黄河传》实现了交融。

可以说，《黄河传》中，人文与科学、理性与诗性、宏观与微观、知识与思考的交融，能够让读者从多层面、多角度感知丰富厚重的黄河文化。

本报从今日起，选载《黄河传》中有关黄河青海段的篇章，相信能够刷新很多读者对黄河的认知。而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写作群体来说，看看来自黄河入海口的作者怎样以不同的视角观察、体验、描摹我们所熟悉的黄河源头、河湟谷地，也会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源区地貌。 张超音 摄

□张中海

约古宗列的两眼泉

——黄河笔记之一

一掬银盘似的泉水。大小好似月轮，深浅又像面盆，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它在涌动，只从泉眼周围草丛间溢出的水渍，才感觉到它的涌淌。

确切地说，它的泉水不是涌出，而是溢出。

这里是巴颜喀拉山卡日扎穷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四面环山，山体碎石覆盖，岩层上面是一层薄薄的壤土，淡紫绛色。这种土壤在学术上被称作高山寒漠土。由于常年积雪的融冻作用，壤土松软，草被稀薄，大大小小的尖棱石块，散乱地铺在山体之上。山坡间有雨水或融雪冲刷的浅沟。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山就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藏语称“玛曲曲果日”，意思是“孔雀河的源头山”，海拔4698 米。脚下的盆地，海拔4500米。这片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约13 公里的盆地，藏族人称“约古宗列”，意思是“炒青稞的浅锅”。我们所注目的泉，就在“锅底”的中央；另一眼稍小一点的，则在这一眼的西侧，和上述一眼几乎没什么两样。

如果再仔细寻找，花草掩映下，似乎还有一眼，又一眼……只是小，小得你认为它只是水洼而不是泉。

从月轮一样大小的泉眼开始往下，草就丰茂起来了。有凤毛菊、垂头菊、龙胆、马先蒿、金莲花等。其中最茂盛的一种草是垂穗披碱草，半米高，细而长的穗就像它的名字，披在高原的肩上。这是一种对土壤条件要求不严、抗旱耐活、根系发达的草，根系深入地下近1 米，比地上茎秆还长，平原高原均能生长，在滩地和山的阴坡，与矮嵩草、紫花针茅组成草甸。在稍干旱的环境，垂穗披碱草常能占领茏茏草的空间，形成以它为主的草场，给牛羊提供着适口性强的食物，又涵养着高原盆地。此时，已是开花季节，却看不到它细碎的花萼。

约古宗列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高度在4200米～4800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站在脚下小泉边，抬眼先看到的是西面距我们最近的雅合拉达合泽山，它是1952 年新中国第一个河源查勘队曾认定的黄河源头山。南望，远处最高的雪峰，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视线左移，东方蓝天白云下，同样白雪皑皑的是阿尼玛卿山。以约古列宗为中心辐射，在这东西长约220 公里，南北最大宽150 公里的高山草甸带与高山草原带的过渡地带，东面阿尼玛卿山阻挡了东南暖湿气团西进，南面巴颜喀拉山又削弱了溯谷地北进的西南季风势头，再加之北面布尔汉布山的屏障作用，把源区与干旱的荒漠地区隔开，使这里年平均气温在-4℃左右。青藏高原半湿润地区气候和远处雪山冰川的不断融化，使母亲河上源的两眼泉和其他那些数不清的泉，源流不断，经年汩汩。

噢，对了，随风起伏的花草之间，这一眼泉的地理坐标在哪儿呢？

泉在坐东朝西的源头碑前，碑在约古宗列盆地，盆地在玛曲曲果日山下，玛曲曲果日在巴颜喀拉山南麓，巴颜喀拉山在白雪覆盖的莽莽昆仑东端，昆仑在蓝天白云之上，白云蓝天在泉水的胸怀……

东经95° 59′ 24″，北纬35° 1′ 18″。澎湃而下，一路斩关夺隘，纵横十万年，奔腾一万里，终于入海的这一条大河，就是起源于这一眼泉？起源于这涓涓细流？

这就是泱泱大河的源头？

泱泱大河的源头就是这样子？

想必先前到过或以后到过此地的人们都会和我一样，面对实在不起眼的泉水，会发出同样的疑问。

而眼前的泉水，完全不理会人们煞有介事的疑惑。她明澈清纯的眸子，照彻着同样明澈的蓝天白云和远处皑皑雪峰，静若处子。

黄河，在较早的中国典籍中往往称之为“河”。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引先人典籍说河——

《春秋说题辞》曰：“河之为言荷也。荷精分布，怀阴引度也。《释名》曰：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

《考异邮》曰：“河者，水之气，四渎之精也，所以流化。”

《元命苞》曰：“五行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腠液也。”

《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

《新论》曰：“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从高注下，水流激峻……”

晋成公绥有《黄河赋》：“览百川之洪壮兮，尚莫美于黄河。 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

唐徐贲《河流》：“洪流盘砥柱，淮济不同波。莫讶清时少，都缘曲处多。远能通玉塞，高复接银河……”

这里，就不再说如李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等千古传唱的诗句了。

作为中国古称的四渎之一，作为世界第五大河，中国第二大河，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方兴未艾的国家的孕育者，我泱泱大河的源头就是这样子？

是的，就是这样子。

从源头碑下的两眼泉再继续往下寻找，200 米开外，两眼泉水各自形成的细流汇合，似乎就是一条溪流了？是的，是溪流而不是河流。再回首望去，这口“炒青稞的浅锅”中间山体呈龙头形铺展开来，草甸中的两条细流，恰似龙须。溪流潺潺，二十几厘米高的绿草被水流抚得有些摇摆，颜色由深绿向浅黄次第渐变，配之远处山体的紫色和湛蓝的天空，而在两股溪流汇合的山体合抱处，有当地牧民修建的一座八宝塔，天地之间，俨然一幅巨幅油画。

多年之后，时为黄河水利委员会河源考察队成员的陈维达在回忆当年河源之行的时候，还处在一种迷醉状态：“我们正在曲水前的草甸子上缅想，突然，奇迹出现了。较小的一个草甸子下方，一下子涌出一股金黄色的水流。和泉眼、泉周围的清水相反，这股刚才还不见的浑水悄悄从马蹄坑边角涌出，闪一个身，又汇入它前头汩汩流动的小溪中。”

“异重流？这不是异重流吗？”“ 咦！”大家一阵惊讶……

异重流系一水文专业名词，是指两种不同比重的水流因密度差异而产生的相对运动。如湖库清水与浑水之间，入海口咸水与淡水之间，火力发电厂取、排水口的冷水与温水之间的逆向流动。而考察队驻足的这片草甸上，原本就没有让水产生异重的条件，怎么凭空就有不同于清流的浑水涌出呢？

像黄河下游泥沙参半的一样浑的浑水。

“啊呀！”同行的一位玉树人突发奇想，“这是老天在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黄河源呢！”说话之间，大家纷纷蹲下，忍不住用手轻轻抚触这一股金流，看它还有什么异样。金流并不理会人们的爱抚，仍然静静地喷涌，这一现象，持续了大约15分钟。

在地理学中，约古宗列属于高寒草甸谷地。夏日，各种花草组成绿茵如毯的高寒植被，各色鲜花点缀其间，所以被称作五花草甸。

你看这枝紫花针茅，斜贴着地面，新芽如小鸟的舌头，懵懂的唇瓣颤抖着，在风的吹拂下，吸吮着湿凉的空气。到了夜间，温度骤降，它怕冷一样缩起自己柔软鲜嫩的身子，已经鼓起的花苞却把清香溢出，一呼一吸间，为第二天的绽放蓄足了力气。

这里的气温，即便在夏天，夜里也常下降到零下六七摄氏度，花花草草都被冻成硬硬的冰棒，而待到第二天太阳出来，它们又没事人一样，就又开出花朵。所有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就又像姑娘的脸，含苞欲放，洋溢出满满的笑意。

高寒草原上的植物，在2至3个月的温暖天气中，用最快的速度走完萌芽、生长、开花、结籽的过程。它们的一生那么短暂，在千万年的冰天雪地中，一代又一代地生长繁衍，根须扎进泥土，花朵开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而我们脚下的这月轮一样的泉，这一眼，那一眼，就掩映在一片花丛中，不动声色。当黄河从这里出发，汇流百川，归宿大海，成为一条浊浪排空、泥沙滚滚的洪流时；当它奔涌中原，以桀骜不驯的狂放，冲决强加在它身上的枷锁时；谁能想到它的初始，竟是这么静谧，这么安然，这么稚气呢！

关注

周末漫笔

“床前明月光”的千年误读

钱国宏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李白的《静夜思》可谓家喻户晓，但就是这首古诗，千百年来却被人们一直误读着。

当时，李白旅居外地，静夜望月，思念家乡，于是便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不过，这首诗一直存在着误读现象，尤其是对“床”字的解释——人们往往把“床前明月光”理解为李白望着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床前地上的月光，顿起思乡之情。

李白诗中的“床”，与我们现在睡觉用的“床”有着本质的区别：唐代和唐代以前，“床”指“井栏”。在中国古代，人们习惯于在天井当院挖一口水井，以供全家饮水之用。因为水井是平地掘井，为防止人畜跌入井内，便在井台周围砌上一圈方框木围栏，叫作“井栏”。这种井栏四四方方，形状像睡床一样，所以古人就把井栏称为“银床”。因为水井是养育一家人的命脉，故而古人便把水井与家乡联系起来：有人家的地方就有水井，有水井的地方必有人家！久之，就用水井来代称家乡了。《古乐府·淮南王篇》中有“后园凿井银作床”之句。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一首《富平侯》的诗，诗中也提到了“银床”：“不惜金蝉飞林外，更筑银床在井头”。杜甫诗中也有“露井冻银床”之句。可见，唐代时人们普遍把水井周围的栏杆称之为“床”。

前不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与江西卫视的《挑战文化名人》节目中，都出了一道相同的题目：“床前明月光”是李白的千古名句，其中“床”指的是什么？A.李白的睡床；B.放墨宝的书案；C.井台上的围栏。正确答案就是C。

如果有人偏要把“床前明月光”中的“床”理解为睡床，那么，李白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无法解释了，难道小孩会骑着竹马围着睡床跑来跑去地玩耍吗？对此，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蒙曼在《百家讲坛》里就曾讲过这一问题，她认为李白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中，“床”不是卧榻的意思，而作“井栏”解。

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在中国古代，“井栏”还被称之为“韩”，而《说文》中对“韩”字的解释就是“井垣也”，即井墙之意。另外，《辞海》里对“床”的注释，也有一则便是“古代指井上围栏”。

因此，“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句的正确解释就是：井栏前的月色，好像是地上铺满了一层洁白的霜。

不过，关于“床前明白光”的“床”作何解释，目前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床”是“窗”的通假字；“床”还可解释为“胡床”，指的是古代一种折叠坐具，类似今天的马扎、小板凳之类。不过，这些说法远不如作“井栏”解释更合情合理。

□贾文清

老西宁名小吃：氤氲在烟火气中的商业信义

在以前，西宁古城寒冷的冬夜里，常常会听到隐隐传来的吆喝声：“热冬果哎——”那是卖煮冬果梨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招揽生意。买他的冬果梨，必定是一个干干净净煮得绵软的梨子，配一颗大红枣，再加一大勺甘甜的梨汤。倘若红枣不够了，或者炉子里的煤火不旺了，他宁愿挑着担子回去，也不会把剩下的梨儿便宜处理了。热冬果，喝的就是那口温热的梨汤，配甘美大红枣。他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圆满，做漂亮，绝不将就。

尽管生意很小，所获利钱也不多，却依然恪守着自己的商业诚信。这就是老西宁，不论大小的行业，都有各自的行业规矩，用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的原则维护着西宁古城的商业繁荣。民间的小作坊主、小手工业者，以至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也主动恪守着商业诚信的原则。有的是在贸易过程中买家和卖家约定俗成的，也有的是卖家单方面遵守的。比如，以前老西宁面向劳苦大众的早餐杂碎汤，便宜又实惠。天不亮就挂起一盏红灯笼开门营业，那些早起的工匠、赶路的脚户，进城出城的农民，都循着杂碎汤的香味涌向店里。一进门，掌柜的二话不说，先舀一碗热汤端给食客，这叫“挂嗓”。买不买早餐不要紧，这碗热汤是免费的，先让食客润一下嗓子。喝下这碗鲜美又热乎的羊杂汤，既暖了身子，又暖了心，食客们十有八九会掏钱再喝一大碗放了肉的杂碎汤。杂碎店的老板就用一碗免费的热汤，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食客。

在杂碎店吃饱喝足，擦着脑门上的油汗，心满意足离去时，杂碎店门口的红灯笼照映着这样一副对联：“大羊头小羊头头头有肉，羊小肠羊肥肠肠肠不断”，横批：“将碗抓满”。这浅显直白的语言，将杂碎店的经营理念和对老百姓的关爱、体恤表达得淋漓尽致。

其实，开杂碎店的也好，卖其他吃食的也好，本小利薄，老板收入甚微，只是用自己的手艺加上勤快赚几个辛苦钱而已。即便这样，他们也绝不马虎，更不会投机取巧。而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做好自己的小本生意，体现着对顾客的尊重，也是对自己手艺的尊重。

20世纪30年代，西宁北大街有一个卖凉粉的老汉，姓尹。尹老汉的凉粉是自己馇的，有祖传的秘方。馇出来的凉粉颤颤嫩嫩远近闻名。更绝的是他家的调料，虽然也是辣椒蒜泥酱油醋，但他家的醋里要泡上草果；酱油一定要配上红糖重新熬制。凉粉的灵魂调料辣椒，更是讲究。不只是青海本地的循化线椒，尹老汉还花重金从陕西、四川购得外地辣椒，晒干后磨成碎片，几种辣椒混合在一起，浇上热油，他家的油泼辣子又香又辣。好凉粉配上好辣椒，尹老汉的凉粉成了西宁古城的名牌，大家都叫他“尹凉粉”。每天一出摊，他家的凉粉即刻被抢完。即便是这么好的生意，尹老汉却是常常不出摊。慕名而来的食客问他为啥不做凉粉，尹老汉无奈地摊开双手：“调料不全哪。”那个年代交通不便，辣椒调料经常跟不上供应，尹老汉只好关门歇业，不做生意。有的食客认为他太较真，劝他：“调料不全就不全呗，你用别的辣椒、芥末代替也是一样的。”尹老汉就气呼呼地撅起胡子：“那就是别的凉粉，不是我尹凉粉的凉粉了。”

和尹凉粉同一时期卖小吃的，还有刘粽子、杜酿皮、冶凉面、魏麻食、杨胖子卤肉等等。刘粽子是西宁古城第一家卖糯米粽子的。他的粽子不但绵软香甜，而且包得饱满周正、有模有样，是妇女们回娘家走亲戚必带的礼物。杜酿皮的水洗酿皮也是妇女们的最爱，他和尹凉粉一样，也讲究调料的配制，一丝一毫不敢马虎。据说他的酿皮吃完，碗底的最后一根酿皮夹起来，碗里的汤汁也随着酿皮一同蘸完，不留一点渣渍，这就是人家配调料的功夫和能耐。

冶凉面是一位回族老人摆的凉面摊。他改良了传统意义上的凉面，给拌好的凉面浇上牛肉或羊肉的臊子，一下子提高了凉面的档次，比传统的素凉面要丰富好多，谓之“凉面热吃”。这也是最早的羊肠面的雏形。只是，冶凉面并没有将凉面热吃发扬光大，他在积攒了一些钱财后，开了一家清真面馆，研究开发更高端的面食——羊肉拉条儿、炒炮仗、炒二节、粉汤烩面等等，他的面馆就是青海一家知名度很高的干拌店的前身。而他的臊子凉面则由别人继续改良，发展成为今天的羊肠面，也是一道青海的名小吃。

魏麻食没有什么绝活，他做生意的诀窍就是经济实惠、物美价廉。那些牵着骆驼的脚户、抱着鞭子的车夫、扛着麻绳的“背背儿”，以及在铺堂里忙忙碌碌的手工艺人，都是他家面店的常客。传统的麻食都是烩的，麻食煮熟后捞在碗里，浇上臊子，热热乎乎的一大碗。臊子也分好多种，就和现在的米粉店有肉酱米粉、海鲜米粉、酸菜米粉等种类一样。当然那会儿的臊子没有这么丰富，就是肉的和素的两种。不过，在魏麻食的店里，臊子只有一种，就是肉和菜混合。而且他的麻食也不是烩的，是干炒的。满满一大碗麻食配上肉片，还有各种蔬菜，他家的一碗麻食顶别人家的三碗。人们把他家的麻食叫“干攥”。吃上一碗干攥麻食，再喝上一碗面汤，特别顶饥耐饿，就能保证那些靠力气吃饭的人一整天精力旺盛。而不像别人家的面食，看着也是汤汤水水的一大碗，可是不顶事，没多长时间就饿了。

杨胖子卤肉店是兰州人开的，生意做大后，杨胖子也就成了西宁人。他家的卤肉自不必说，是逢年过节或出门游玩时大人小孩打牙祭的必需品。单是他家的卤汤油，比卤肉更受欢迎。家庭主妇们买一点回去，盛在瓦罐里，拌拉条儿、拌面片。尤其每天必喝的一顿“汤”——不论是寸寸面、还是旋面叶儿、还是棋花面，揭开锅盖，舀一勺卤汤油搅到锅里，顿时，那一锅清汤寡水的面叶儿有了灵魂，油花儿像星星一样亮晶晶地漂在汤面上，那香味儿更是勾人魂魄。一勺卤汤油，使一家大小的晚餐变得格外香甜温馨。

青藏高原上的西宁古城曾经是一个遥远偏僻的小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尽管高原上有着极其丰富的中药材、畜牧产品和民族工艺品，却大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幸而有了茶马互市，有了唐蕃古道，有了丝绸之路的羌中道，青藏高原上神秘又珍贵、闪烁着绮丽色彩的药材、皮张和矿产品才被世人所认知，这些宝物才走出青海、走向世界，而外面的物资也才源源不断地流入西宁古城。西宁人凭着朴实、纯真、豪放又善良的本性，做生意，更讲人情。靠着公平、诚信和过硬的货物品质，西宁人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直至做到海外。当时，高原上藏系羊产的西宁大白毛、茶卡盐湖的大青盐在国际市场上都是响当当的品牌。



老西宁杂碎摊。 柏立美 摄 王十梅 翻拍